辽金元史札记三则

周建奇（内蒙古大学）

内容提要：本文在过去学者研究的基础上，对辽、金、元史中的“捺钵”、“纠”、“蒙古”三词的音、义和来源作了进一步探索。认为，“捺钵”的契丹语原词构拟为“涅葛阿钵”，涵义为“行在”；“纠”字与汉语的“组”字形、音都相近，似仍以读“组”为佳；“蒙古”一词在语言上与突厥语表示“角”之词“müŋüz，müŋgüs，müŋgüz”等相当，而词的含义也与“角”有关。

关键词：辽史　金史　元史　捺钵　纠　蒙古语音　语义　来源　探索

一、捺钵测拟

《辽史·营卫志》：“辽国尽有大漠，浸包长城之境，因宜为治，秋冬违寒，春夏避暑，随水草，就畋渔，岁以为常，四时各有行在之所，谓之捺钵。”

关于辽代君主的“行在之所”，即“捺钵”，有傅乐焕《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》作过详细考证，本文只对其中的“释义”部分提出一个看法，也即是对“捺钵”的契丹语原词的构拟，作一新的探索。

“捺钵”又作“纳拔”、“纳钵”、“剌钵”、“纳宝”，各种史料中释其义为“行营”、“行帐”、“营盘”、“行在”、“行在之所”、“顿宿所”。至于近人的解释，傅文在举出了白鸟库吉所说，“蒙古语谓游牧人之野营或住所为 nutuk，《元朝秘史》原文之嫩秃黑，译意作营盘”；“满洲语谓处所曰 ba ”，“日本语谓处所曰 ba”，“‘捺钵’当为 nutuk－ba 之对音，义行在所也”之后说：“愚不谙蒙语，其言当否，未敢置喙。但其牵连太远，恐为治语言学者所不取也”[①]。

白鸟库吉显然为“捺钵”的“行在之所”这种解释所误。其中的“所”字实际上是一个赘词，不是用来翻译“捺钵”的“钵”字的。“捺钵”就是“行在”，也就是说，“捺”的涵义应当是“行”，“钵”则是“在”、“营”、“帐”。这样，白鸟所构拟的 nutuk-ba，不仅后一部分 ba 落了空，前一部分 nutuk 也站不住脚了。

其实，在《元朝秘史》中就有一个表示“行在”、“行营”这一概念的词组，这就是第 267 节中的“耨兀古·合儿石”(newügü qarsi)。旁译“起的行宫”，不太确切。“合儿石”的涵义是“宫，殿堂”，而非“行宫”，“耨兀古”才是“行”。可参看第 101 节中的“捏兀古”(ne'ügü)，旁译“起行”。这个“耨兀古”或“捏兀古”，在音义上，与我们所讨论的“捺钵”的“捺”字是很

相当的。在这方面还可参看《金史·世纪》：“献祖乃徙居海古水，耕垦树艺，始筑室，有栋宇之制，人呼其地为纳葛里。纳葛里者，汉语居室也。”从上下文看，“纳葛里”一词中的“纳葛”，近似于蒙古语 negü-“移牧，迁徙”，而“里”则似为表示行为处所的后缀-ri 的音译。可参看勒辛《蒙英词典》：书面蒙古语 negüri，口语 nüüri“牧民营帐”；《穆哈迪马特词典》：ne'üce“窝棚”。《辽史·道宗纪》中有一个围场使名涅葛，他的名字似乎由其官职而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契丹语涵义，但因为“捺钵”与“畋渔”有关，而“涅葛”又音近于“纳葛”、“捏古”(negü-“移牧，迁徙”)，因此，我们不妨借用这个围场使的名字，把“捺钵”的“捺”构拟为契丹语“涅葛”(negü)，涵义“行”。

至于表示“顿宿所”、“宫室”、“营帐”的“钵”字的音义，我们也无需乎远求于满语、日语。《辽史》中有一个颇为常见的人名“阿钵”或“阿不”，就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“钵”字的音义相当。在拙文《鬼方丁零敕勒(铁勒)考释》[②]中，曾以“敌辇”与“阿钵”的连用，推测“阿钵”或“阿不”为突厥语 av～ab“房屋、庐帐”的音译。在另一文[③]中，还举出“涅里衮阿钵”可能指“金帐”，亦表明“阿钵”有“庐帐”的涵义。除此而外，在这里还可补充几个这类例子，以证实“阿钵”、“阿不”确实为突厥语 av～ab 的音译。

《全辽文·驸马赠卫国王娄姑墓志铭》：“长子达妲阿钵，次子徒鲁斯阿钵”，其中的“达妲”显为鞑靼、塔塔尔的异译。此词涵义不明。在中央电视台一次介绍塔塔尔族的节目中，说塔塔尔这个名称的意思是“茅舍，房屋”，所据或许为一种俗词源，但可参看满语 tatan“窝铺”[④]。由此看来，“达妲阿钵”为两个近义词连用，指某种房屋。“徒鲁斯”音近突厥语 tolos“砖拱”[⑤]，可具有“穹庐”之意。亦可参看《金史·肖仲恭传》“子拱，拱本名迪辇阿不”；此人之二名可能同义。《辽史·肖乐音奴传》中有一家奴名奚列阿不，“奚列”可比于突厥语 kira“精细的，精致的”[⑥]，与“阿不”连用，可意译为“精舍”。《太祖纪》中还有个“辖剌仅阿钵”，其中的“辖剌仅”显与同《纪》中的“北宰相肖辖剌”；“剌葛妻辖剌已”中的“辖剌”、“辖剌已”为同词异译，音近于突厥语 qara，qaraγ“黑，黑色的”[⑦]，果如此，“辖剌仅阿钵”的涵义当是“黑帐、黑屋”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《太宗纪》天显九年下的“皇子阿钵撒葛里”，在稍后处和《皇子表》中又作“罨撒葛”。显然，在这两个名字中，罨＝阿钵。这个“罨”字无疑与《营卫志·辽国外十部》中的“崮母”和《皇子表》中的“岩木”音近而为同名异译，均出自突厥语 am“房屋”[⑧]。“罨”(*am)＝“阿钵”(*av)这种对应，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对“阿钵”的涵义为“房屋”这一推测的正确。至于“撒葛里”或“撒葛”，其音义近于突厥语 saγrï“马背皮”[⑨]，蒙古语 saγari(n)“马皮”[⑩]。按《辽史》惯例，“撒葛里”或“撒葛”应为其字，名与字连称时，字在前，名在后，即作“撒葛里阿钵”或“撒葛罨”，可能具有《兵卫志》中的“大帐皮室”的涵义。

以上对含有“阿钵”或“阿不”一词的一些人名的音义的推测，肯定有不少错误，但从“阿钵”或“阿不”与其他词的连用和它的对应词的整个情况看来，《辽史》中的“阿钵”一词的涵义，无疑为“房屋，庐帐、营帐”。事有凑巧，在《天祚纪》中，还有一个围场使名阿不(＝钵)“[天庆五年(1115)]八月甲子，罢猎，趋军中。以斡里朵等军败，免官。丙寅，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”。“斡里朵”(ordo～ordu)的涵义，众所皆知为“宫室，帐殿”，亦可见以表示“宫、帐、屋”之词为人名是常见的，而其得名则可就与其职务有关。我们就姑且借用前面提到过的一个围场使涅葛，和此处的这个围场使阿不的名字，把“捺钵”的契丹语原词构拟

为"涅葛阿钵"(*negü äb),涵义"行在"。

二　糺字读音

辽、金、元史中的糺军的"糺"字,在《金史》中通作"糺",在《辽史》中几乎全作"糾",只在一处作"糾",而在《元史》中则"糺"、"糾"并见,似乎"糺"、"糾"、"糾"为同字异体。在拙文《辽史札记·糺与女真》[12]中,因殿本《辽史》中"组里"又作"糾里",遂假定"糺"音"组"(tsu),为其简体,以辽、金史中带有"糺"字之词,与以"组"、"祖",或音近之"术"(ʤ'iuĕt)、"主"(tɕiu)、"朱(tɕiu)之类的字开头之词相比较,发现一些带有"糺"字的词酷似于女真的另一些名称:朱里真、主儿扯、住舍、诸申,得出了这些名称出自辽、金时代糺军之名的结论。"糺"字读作"组"、"租"或"术"、"主",应无可疑,但由于考虑到现代汉语"纠"字的声母j(=tɕ)与阿尔泰语中的ǰ、č都比较接近,便又说"亦可读作'糾',这可就有问题了。1979年版《辞海》"糺军"条,"糺"字标音作jiǔ(=tɕiəu³,所谓"糺"字的旧读)。如果按现代汉语"纠"字的读音,与我们所推测的辽、金时代的"糺"、"糾"确实是很相近的,但用辽、金时代"糾"字的读音kiəu,可就与我们所推测的"糺"="组"(tsu)或"主"(tɕiu)相差太大了。所以,糺军的"糺"字可读作"糾"(jiǔ),只能是有条件的,即按现代汉语读音。

辽、金、元史上糺军的"糺"或"糾"字,不仅在语音上与汉语中的"糾"或"纠"迥然有别,在当时的用例上也有显著的不同。我们从大致与辽、金同时的宋代的《太平广记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卷420《齐瀚》"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纬纠其县徒,开数千步";卷467《齐瀚》:"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祎糾其县徒,开数千步",表明"糺"与"糾"确实是同字异体。但"糺"字在用于人时,多指宋朝州府中的属官录事参军和风月场中侑酒的妓女。指录事而言之例,如卷493《李详》:"录事恃糺曹之权,当要害之地";卷160《秀师言记》:"摄本府糺曹……果李糺也";卷429《张逢》:"末坐有进士郑遐者,乃郑糺(前文中的福州郑录事名璠)之子也"。录事称糺,大概是由于《宋史·职官志》中所说:"旧制,录事参军掌州院庶务,纠诸曹稽违"。至于妓女称糺之例,如卷273《洛中举人》:"与酒糺谐戏颇洽,一日告辞……因暗留绝句与糺曰……";卷256《李宣古》:"酒糺崔云娘,形貌瘦瘠";同卷《杜牧》:"有酒糺,肥硕而词聋"。酒糺又称录事,1947年版《辞海》"酒糺"条引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:"苏叔党至东都,见妓称录事,太息曰:'一切变古,此犹存唐旧,可喜'。前辈谓妓曰酒纠,盖谓录事也"。录事"纠诸曹稽违",酒糺纠酒令的违反,"糺"字用于这两种人,都有一种纠察的涵义。所以,无论从读音、涵义或用例上,当时汉语的"糺"或"纠"字,都与辽金元史上,仅用于译音的"糺"或"糾"字完全不同,后者显然不能按前者读音。

此外,"糺"如果按宋元时期汉字"糾",读作kiəu,还与《辽史》中的另一军职名称"剋"(k'ək)的读音相近。《辽史》中载有"遥辇剋"、"北剋"、"南剋"、"三剋"、"国舅帐剋"等等。《国语解》释"剋"为"掌军官名"、"统军官"、"掌兵之官"、"帅"。此名称不见于金元史,也许在音义上与《元史》中"怯怜口"的"口"(蒙语kö'u(n)"子"、"大王")有某种关连。这是还有待研究的另一问题。

最后,再对"糺"与"敌"、"迪"的对应问题补充几句。《辽史》中的"肖敌里",在《金史》中

作"肖糺里",《金史·地理志》中的"糺斡群牧",在《兵志》中又作"迪河群牧"。这种对应曾使人得出"糺"音"敌"、"迪"的结论,似乎与"糺"音"主"或"组"相抵触。我曾在前引拙文[13]中,以突厥语中的d与ǰ的对应为解,其实,《辽史》中常见的与"糺"相对应的"术"(ʤ'iuĕt)的读音就与"迪"(d'iek)很相近。ʤ或dj是d的腭化音。d在元音i前的腭化,在一些现代语言中也可见到。在标准俄语中,这是一条规律;在英语中,有时也有这种情况,例如英语cordial['kɔ:djəl]"衷心的",deuce[dju:s]"两点"。但是,应当注意到,"迪"可以有"糺"这种变读,但辽金元史中的"糺"却非由"迪"变读而来。同时,"迪"变读为"糺"也从另一方面表明,"糺"不能按当时汉字"纠"或"糾"的音读作kiəu,因为在阿尔泰系语言中,我们没有见到d与k的对应。

综上所述,辽金元史中的"糺"字究竟应读什么音呢?无疑应为其对应词读音。但它的对应词很多,就我们所能找出来的就有组、术、著、属、注、朱、主等,应按其中的哪一种读音呢?从字形上,"糺"与"组"最相近,似应取"组"(stu)音,但这种对应只有一例。较多见的是"术"(ʤ'iuĕt),考虑到"女真"在蒙古语中作 Jürčet,在突厥语中作 Jürǰit,又似以取"术"音为宜。辽金元史上的"糺"字的问题,主要在于它的涵义,而不是读音。读音只在还未了解它的涵义之前是重要的。我们既已通过它的"组"这一读音,了解到了它的涵义,似乎就可以得鱼忘筌,对它的确切读音不加深究了。译音本无定字,大概汉字也不可能准确标出契丹语词的读音,既然"糺"字与汉语"组"字形音都相近,似仍以读"组"为佳,当然也可按更为近似之音读作"术"或"朱"、"主",只是不能读作当时的汉字"纠"或"糾"(kiəu)。

三"蒙古"一解

"蒙古"一词的译名,多种多样,按韩儒林《蒙古的名称》[14]一文中所列,有如下三十余种之多:蒙兀、蒙瓦、韈劫子、萌古、谟葛失、梅古悉、毛褐、蒙古里、盲骨子、朦骨、蒙子、萌骨子、萌子、萌骨、萌古子、毛割石、蒙国斯、蒙古、毛揭室、蒙国、朦辅、谋葛失、蒙古斯、蒙骨、萌古斯、忙豁勒、蒙古鲁、莽官儿、莫卧尔、蒙古勒、蒙兀儿。它们是否同出一源?涵义是什么?至今犹未能确定。本文拟为此进一解。

我们先看一下最早对"蒙古"一词所作的一些解释。宋彭大雅《黑鞑事略》:"黑鞑之国,号大蒙古。沙漠之地,有蒙古山,鞑语谓银曰'蒙古'。女真名其国曰大金,故鞑名其国曰银。"前人已指出,"蒙兀"之名见于《唐书》,早在女真称金之前。仅此就可见此说之不能成立。谓"蒙古"之意为"银",显然是一种俗词源,把蒙古语mönggö"银"与monggol"蒙古"混为一谈,别无所据,不足为训。但其中所说的"沙漠之地,有蒙古山",似非全然无根,仍值得注意。

权威的拉施德《史集》:Moghul(=蒙古)一字,原读mong-ol,意衰弱与坦白的心"[15]。这种解释,大概根据于突厥语muŋul~muŋqul"鲁钝的,愚蠢的"[16],或mönüs"衰弱的"和muγul"坦白的,淳朴的"[17],也不一定靠得住,如果涵义确实如此,成吉思汗是不大可能把他的帝国名为"蒙古"的。任何一个部族大概都不会以一个贬义词作为自己的名称。不过,《史集》所提供的"蒙古"一词的原形亦可注意,它很可能是一种最早的形式。mong-ol,按

波斯文原文的写法[⑭],还可读作 muŋ-ul(=muŋ-ul)。《元朝秘史》第202节中有个人名"蒙古兀儿",被标作 muŋgu'ur,或转写为 mönggü'ür[⑮],在形式上与之甚为相近。在《女真文辞典》[⑯]中,"蒙古"一词的标音为 muŋgu-ur。在现今青海、甘肃的蒙古人的名称 monggor 中,似乎还可见到这一形式。根据《史集》中的 muŋ-ul 和女真文中的 muŋgu-ur 这些较早的语音形式,我们可以对"蒙古"的原词和涵义作出一种推测。

"蒙古"一词的涵义,既然求之于蒙古语已不可得,那就只能求之于有关的其他语言。韩儒林曾尝试用满语中表示蒙古人复数之词 monggoso 以解决"蒙古"的汉语译名中的译音问题,如"蒙古斯"、"盲古子"等[⑰],不能看作是成功的,因为更早的女真语中的"蒙古"一词的形式是 muŋgu-ur,而不是 monggo 或 monggoso。至于涵义,则无论是女真语或满语,都不能解决。这样,我们就只能求之于与蒙古语关系最密切的另一种语言突厥语了。《史集》的编纂者似乎已曾以突厥语中与"蒙古"音近之词的涵义解释"蒙古"这个名称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它的不可靠。它只求音近,而没有注意到蒙古语与突厥语在语音上的对应关系。在这里,我们要尝试另一途径,即用不是在语音上与蒙古语相近,而是相对应的突厥语词,阐明"蒙古"一词的涵义。这就是突厥语中表示动物的角之词,如突厥语 müngüz "角"[⑱],回鹘文 muŋüz"角",古突厥文 mügüz"角",回鹘文、吉尔吉斯语 müjüz"角,有角动物",回鹘文 miŋis～miŋız"角"[⑲],塔兰赤语 müŋgüs"角",察合台语 müŋüs"(角落之)角",阿尔泰语 müs "角"[⑳]等等。按阿尔泰语语言学,在蒙古语与突厥语的语音对应方面,除两种语言共有的 l,r 而外,还有分别与蒙古语的 l,r 相对应的突厥语的 š,z[㉑]。由此可见,蒙古语的 muŋul, mungu'ur～mönggü'ür, muŋgu'ur,这些较早的表示"蒙古"一词的形式,在语音上,正与突厥语表示"角"之词 "müŋüz,müŋgüs,müŋgüz"等相当。在对应上,也许有问题的是,语音方面,一为后元音词,一为前元音词;而词义方面,一涵义不明,为零,另一涵义为"角"。关于前后元音问题,这并无妨碍于对应,可参看蒙古语 usu"水",回鹘语 ügü"(作为元素的)水"[㉒]。至于语义,在涵义上与突厥语 müŋgüz"角"相当的是蒙古语 eber "角",在音义上相对应的是蒙文 mögersü"软骨",土族语 muŋgərdzə"软骨"[㉓]。从 monggol～monggor 在蒙古语中无"角"的涵义这一事实,我们或许可以推测:此词原为突厥语表示"角"之词,进入蒙古语后,发生了语音变化,失去了原来的涵义,变得不可理解了。蒙古之名,最早见于《旧唐书·北狄传》,作"蒙兀室韦","附于突厥"。当时北方民族中,突厥与唐的关系最为密切。"蒙古"的名称原为突厥语,并经突厥传入中原的可能性也最大。"蒙古"的众多汉语译名中的一些以子、失、石、斯等字收尾的形式,似乎也只能通过突厥语才能解决。"蒙兀"即可能为突厥语 müŋüz 的对音,或蒙古 muŋul 的音译,"蒙辅"似亦可归入此类。而"蒙古"、"蒙国"、"蒙骨"、"萌古"等则可能出自突厥语 müŋgüz。至于韈劼子、谟葛失、梅古悉、盲骨子、萌骨子、萌古子、毛割石、蒙国斯、毛揭室、谋葛失、蒙古斯、萌古斯之类,当是突厥语 mügüz,müŋgüz,müŋgüs 或土族语 muŋgərdzə 或蒙文 mogersu 等的音译。忙豁勒、蒙古勒等一望而知为蒙古语 monggol 的对音。蒙古鲁、蒙古里、莽官儿等显系译自女真语 muŋguur。莫卧尔、蒙兀儿乃由波斯语 moghul 而来。当然,这种归类不会很准确,有的译名可此可彼,而且本文的目的也不是为这些译名一一找出其来源,而是寻求其涵义。

我们用突厥语表示"角"之词 müŋüz,müŋgüz,müŋgüs,müŋgüs 等解决了"蒙古"这一

名称的部分译名的读音问题之后,其他译名的读音都可迎刃而解了。但"蒙古"一词的涵义究竟是否有可能为"角"呢?

蒙古之名可能由"蒙古山"而来。前引《黑鞑事略》说:"沙漠之地,有蒙古山。"我们从中既不知道它坐落何处,也不知道它作何形状。《辽史·地理志·上京道》(校点本)载有"天梯、蒙国、别鲁等三山"。其中的"蒙国"或为"蒙古"的异译,"别鲁"音近于蒙古语"额别儿"(eber"角"),特别是互助土族语和保安语 ver"角"[㉔],但这个蒙国山,在"上京临潢府"(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),大概与蒙古的得名无关。更略往东北,在科尔沁右翼中旗,据张穆《蒙古游牧记》载:"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,土人名蒙格"[㉕]。此"蒙格"山不仅与"蒙古"音近,而且在位置上也接近于蒙古族原始居地。在《契丹国志》所附《契丹地理之图》上,有"蒙古山",在"上京"直北;其右侧为蒙古、于厥部所在。此"蒙古山"似与唐代的"蒙兀室韦"处于同一地区,大兴安岭北段在元代称蒙可山[㉖],可见此"蒙古山"之名似非无稽,蒙古之名或由此山而来。但我们仍不知道此"蒙古山"与"角"有无关系。在臧励和等编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中载有"角山,在直隶临榆县北六里。前后二山,相去二十里。山脉由居庸、古北、喜峰诸山而东,延亘千里,至县北高耸如角"。《契丹地理之图》上,"榆关"之下所绘之山,当即此山。此"角山"当然与"蒙古"的得名无关,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还有蒙古语、突厥语或女真语、满语的名称。但由此山因"高耸如角"而名为"角山",其北的"别鲁山"亦可能具有"角山"的涵义推测起来,在其更北的大兴安岭北段的"蒙古山",当亦可能因"高耸如角",而被用突厥语称为"蒙古山",即"角山"。

在《契丹地理之图》上,"蒙古"位于"于厥"之旁。此二部的毗邻,也不禁使我们联想到"蒙古"的涵义可能为"角"。于厥即乌古或乌古里,又称羽厥、妪厥律[㉗],当由南北朝时期柔然始祖郁久闾之名而来。"郁久闾"、"妪厥律"、"于厥"音近于蒙古语 üker "牛","乌古"、"乌古思"、"乌古里"近似于突厥语 öküz,ökör,亦为"牛"的意思。柔然始祖郁久闾又名木骨闾,《魏书·柔然传》"木骨闾者,首秃也。""木骨闾"音义近于蒙古语 muqur"钝的,秃的"[㉘],与"郁久闾"连在一起,正好是蒙古语中的一个常用语 muqur üker"秃牛"[㉙],指"无角牛"。《魏书·闾大肥传》中的闾大肥,即郁久闾大肥,在《宋书·索虏传》中又作悦勃大肥,据考证,"大肥"应为"大那"[㉚]。"悦勃"音近于蒙古语 eber"角","大那"音近于突厥语 dana "牛犊"[㉛],合为"有角牛犊"。这种仅凭语音近似所作的推测虽不可靠,但以其原姓郁久闾(*üker"牛"),就使我们在语义上有了某种依据。又按《契丹国志·胡峤陷北记》载,在"牛蹄突厥"的东北为"韈劼子"。"韈劼子"为"蒙古"之异译,音近于突厥语 mügüz"角"或与之相对应的蒙文 mogersu,土族语 muŋgərdzə"软骨"。由以上所述看来,在《契丹地理之图》上,蒙古的近邻之一是涵义为"牛"的于厥部,而在《陷北记》中,韈劼子(=蒙古)的一个近邻又是"牛蹄突厥","蒙古"的涵义为"角"不是大有可能吗?除蒙古与于厥两个部落在位置上毗邻而外,我们还应考虑到成吉思汗的蒙古部可能与于厥同出一源。据拉施德《史集》记载,成吉思汗的蒙古部系出自"尼伦"(蒙古语 niru'un"山脊,山脉")[㉜],而按我们的推测,以木骨闾或郁久闾为始祖的柔然族的族名,也可能是 niru'un 或 nurgan "山脊,山脉"的音译[㉝]。因此,蒙古与于厥,无论在地理位置上或历史渊源上,关系都很密切;一个的名称涵义为"角",另一个为"牛"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。在成书于13世纪的回鹘文史诗《乌古斯可汗的传说》中,叙述了乌古斯打杀独角兽(突厥文 qiat? n =汉文"角端")的故事,并

绘有公牛和独角兽的图像，似乎反映出了一个名称涵义为“牛”，另一个为“角”这样两个部落的存在⑧。

在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历史中，有一些关于角的故事，虽不足以说明蒙古名称涵义的由来，但可以表明“角”在蒙古历史上有过重要的意义，可能隐指“蒙古”的涵义为“角”。据《元朝秘史》第121节，在帖木真称帝之前，与他的“安答”札木合分手后，札木合的兄弟豁儿赤来投帖木真说：“有神明告的上头，教我眼里见了。有一个惨白乳牛来札木合行，绕着将他房子、妻子触着，折了一角。那牛于札木合处，扬着土吼着说道：‘札木合，将我角来’。又有个无角犍牛，拽着个大帐房下椿，顺帖木真行的车路，吼着来说道：‘天地商量着，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，我载着国送与他去’”。

又一故事是在成吉思汗一生中的另一关键时刻。《元史·太祖纪》：“十九年(1224)……，是岁，帝至东印度，角端见，班师。”《耶律楚材传》：“甲申(1224)，帝至东印度，驻铁门关，有一角兽，形如鹿而马尾，其色绿，作人言，谓近侍曰：‘汝主宜早还’。帝以问楚材，对曰：‘此瑞兽也，其名角端，能言四方语，好生恶杀，此天降符以告陛下。’”“角端”大概就是一种独角牛。《后汉书·鲜卑传》：“角端牛，以角为弓，俗谓之角端弓者”。此“角端弓”不知是否即“角弓”。《旧唐书·室韦传》谈到室韦的兵器时，首举“角弓”。

此外，蒙古族最擅长的竞技之一的摔跤，状似二牛以角相斗，中国古称“角抵”。在元曲描写的摔跤手中，亦有称为“独角牛”者，见无名氏《刘千病打独角牛》杂剧：我和独角牛劈排定对，争交赌筹。部署扯开藤棒，被那独角牛则一拳，打了我两个牙”。独角牛自称：“俺祖公公是没角牛，俺父亲是铁角牛，到我这一辈，唤做独角牛”⑨，最可玩味。

以上所述，虽与“蒙古”一词的由来无关，但它们至少表明，一个涵义为“角”的突厥语词，要比涵义为“孱弱”、“淳朴”、“坦白”之词，更有可能成为一个部落、民族和国家的名称，何况它的读音还可澄清一大部分令人迷惑不解的早期“蒙古”的汉语译名。此词也许可为“蒙古”之一解？

注释

①傅乐焕《辽史丛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36—172页。

②同上，第90—92页。

③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，1992年第1期。

④拙文《女真与契丹小字“山”》，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1994年第4期。

⑤羽田亨编《满和辞典》，东京，昭和47年。

⑥W. Radloff《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—dialecte》，第3卷，圣彼得堡，1893年，第1196页。

⑦同上，第2卷，第1354页。

⑧同上，第132、150页。

⑨同上，第1卷，第944页。

⑩同上，第4卷，第276页。

⑪F.Lssing《Mongolian-English Dictionary》，洛杉矶，1960年，第657页。

⑫⑬载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，1996年，第1期。

⑭见韩儒林《穹庐集·蒙古的名称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45—157页。

⑮同上，第154页上的引文。

⑯B. M. Наделяев 等编《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》，列宁格勒，1969年，第351页。

⑰见注⑥所引书，第4卷，第2131、2174页。

⑱ ФА ЗЛАЛЛАХ РАШИД АД-ДИН《ДЖАМИ'АТ-ТАВАРИХ》第1卷，第1分册，莫斯科，1965年，第360页。

⑲Haenisch《Wörterbuch zu Monghol un niuca tobca'an(Yüan—ch'ao pi—shi)》维斯巴登，1962；L. Ligeti，《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》布达佩斯，1971年。

⑳金启孮，《女真文辞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36、263页。

㉑同注⑭，第151页。

㉒见 H. H. Поппе《Монголь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укаддимат ал-адаб》，莫斯科，1938年，第150页。

㉓同注⑯所引书，第354、352、345页。

㉔同注⑥所引书，第4卷，第2220、2225页。

㉕参看 N. Poppe《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》，维斯巴登，1960年，第74—82页。

㉖同注⑥所引书，第1卷，第1810页。

㉗哈斯巴特尔等编《土族语词汇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。

㉘清格尔泰、陈乃雄《我国蒙古语族的诸语言对照六百基本词汇合编》，内蒙古大学蒙语研究室，油印本，1979年。

㉙转引自段连勤，《丁零高车与敕勒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26—127页。

㉚参看《元史·王㪺传》；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第七册，中华地图学社，1975年。

㉛参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历史·辽宋西夏金史》“乌古”条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88年。

㉜参看拙文《释木骨闾》，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，1987年第1期。

㉝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《蒙汉词典》muhur 条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76年。

㉞见姚薇元，《北朝胡姓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，第262—264页。

㉟同注⑥，第3卷，第1621页。

㊱第一卷，第一分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，第249页。

㊲参看拙文《柔然族名试释》，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，1988年第1期。

㊳参看项英杰等《中亚：马背上的文化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。第202页。

㊴隋树林编《元曲选外编》中华书局，第795、799页。

(收稿日期：1996年4月1日)　[责任编辑　彩娜]

·学术动态·

成吉思汗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

由台湾边政协会组织的“成吉思汗学术研讨会”1998年4月24日在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会议厅举行，100余人参加了会议，大会发言者9人：台湾7人、大陆1人、蒙古国1人。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所长薄音湖教授以大陆代表身份，作为会议主持人和讲评之一与会，并做了题为《成吉思汗统一漠北之战略》的发言。其他8人的发言是：萧启庆《从传记论中外成吉思汗的研究》、达赉《蒙古的成吉思汗研究》、赵竹成《蒙古西征与俄国历史发展进程》、王明荪《正史中少数民族帝王之传记》、廖淑馨《外蒙古对成吉思汗的评价》、杨嘉铭《成祭典礼音乐考述》、金绍绪《成吉思汗与母、弟们的关系》、包克《成吉思汗重视友谊》。每位发言之后，由讲评人进行评论，从选题、史料、立论诸方面详论优缺点，随后与会者提问，发言人作答。会议气氛十分活跃。与会论文将结集出版。

此次研讨会，是台湾蒙藏基金会主办的“蒙古文化季”(3月—6月)系列活动内容之一。其它内容包括：蒙古风光文化系列讲座、出版成吉思汗纪念专刊、成吉思汗大祭、席慕蓉“认识蒙古高原”摄影展、蒙文演讲朗诵比赛、蒙古民族歌舞团演出等。

(薛　宝)